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三

明 李攀龍 撰

墓誌

明故封太安人許氏墓誌銘

太安人者許氏瓊之長女也其先鳳陽人徙長興四世而母方氏生太安人太安人生十歲受劉向列女傳觀古圖畫問知大義遂善繪事其工無二見者謂吳興嘗夫人以來所未有也嘗曰刺繡制形圖畫制意形致欲

實意致欲虛並伎相發若蝦若起父益奇之年二十得承德君焉蓋贅壻也猶若不欲遂適之承德君故儒俠好客日椎解不視生産太安人又為父言大人幸以兒承事徐君即里中豪不敢藉我家雖日椎解好客即所授室弟子與里中豪獻牛酒為旦夕費未嘗假許氏一錢徐君丈夫也久之承德君游日益盛生産日益微太安人乃日操作供具以為常至鬻所圖畫佐緩急而承德君不知其所繇置矣汝寧君於承德君為季子眂不

令就外傅稍長猶自授章句卽情弗忍問也太安人顧譙讓不少貸汝寧君亦父事太安人每夜呻佔則太安人以機杼相濟膏稱寢汝寧君嘗言比呻佔時聲嘗若從機杼中出者汝寧君既舉進士除刑部主事以甲寅封承德君及太安人尋行論淮上丙辰遷郎中充江南治獄使者出便道兩詣太安人問所平反活幾何人必論誦其爰書狀如目前俯聽仰思各務有一二語自當而後已以自快也汝寧君既再補郡太安人乃從長興

來亡何謂曰我先不至汀州令至汝寧矣誠以郡大守古二千石禄甚厚自吾為汝家婦魚菽纔自給恐居非命所當託即不任饔徒以疾為爾憂若猶是齋厨蕭然在官與在家同也由是為汝寧者數月而太安人必聞其政以莫不曰循吏云屬内考汝寧君有所中當左遷解郡歸逡循不欲行者二年太安人乃曰吾老㕭粥耳汝家故有田一壥茗水上何至使王長君兄弟遺百金裝署曰太安人甘膬之費乎受之何辭也凡以痛若輩

落拓不偶忤俗蒙謗無以洒之若將浼焉傾身為之也
范孟博何人哉方今天子聖明正臣當國不乘時白見
究狀而勉圖功名以自効何以間執悘口令謂無所復
之汝寧君乃行至京師六日改長蘆轉運判官居三月
移瑞州府同知且以補郡而太安人訃至矣嘉靖四十
四年九月二十有一日也距生弘治元年十月五日年
七十有八歲其年月日汝寧君以祔承德君之壙顧渚
山下承德君名東有大節能持論與其家世戚屬並見

宗考功臣誌中汝寧君名中行考功誌稱汀州君誌曰古賢毋性自有之乎抑因其子以立名迹矣汝寧君再出治獄多所平反然其大者已不得如雋曼倩之用春秋斷詔獄兩至二千石皆數月罷去其次者又不得非期自表效崔子真之在五原是可曰吾有經術家世儒者哉太安人誠以二毋自視而計是乎范毋教子屬方捕逮乃曰吾兒得與李杜齊名亦復何恨語雖怨而不怒然一何决也太安人所云秉時自見冤狀勉圖功名

若曰善惡在我何與於彼云爾又何辭氣繾綣不忘以望子者望之君父慈而知禮性自有之矣是為銘銘曰豈維夫是躬亦維子是相豈維子是荷亦維子是儀豈維勞斯厚生困斯令名亦維逸斯敗營捷斯隮成何有何亡義乃服屢進屢退道乃復卓彼明淑於焉貽穀

明故封孺人賈母魏氏墓誌銘

余為郎蓋與孺人仲子衡同舍故得聞孺人孺人生十歲處士君於御史君有昵命矣逾年而孺人不幸瞽處

士君且將饍釆返焉御史君為父封君言彼初固願有家也封君諱瓚孺人卒歸御史君日從容請御史君置妾御史君又固不可時户部君為御史君兄方置妾京師孺人則復力請御史君復固不可也御史君在武皇帝時九江盜起身攬轡往破之乾清宫灾奉詔言退小人數事守北地又忤武皇帝中貴人而車駕遂不幸北地語在吕太史柟誌中孺人一處士女又蚤卒使固不置妾是自孺人賢矣太子少保工部尚書俊孺人王舅

也謂御史君古人所難復歎貌家兒稱為御史君婦也知言哉孺人雖自瞶瞶病乎御史君携家人宦游數千里外垂上十載非孺人安得無梱内顧也守準言孺人自鍾美御史君使慮攝一家事諸僕若婢日獻功孺人前如孺人指嚮往無不當御史君意即僕若婢或不告孺人行不當御史君意孺人復為譙責是非如見也御史君疾且革屬衡孺人曰是兒弱冠成名矣索筆卧中書進士字簡上授守準守準年二十歲果偕計游京師凡五上卒為進士除主

事匕部舍中先是孺人夢受金鑪置笥中也寤而生守凖
葢夙昔私竒之矣守凖每下第來孺人為曰即金鑪事不
兆可忘而父所授簡上書予嘉靖丁未就養京師又謂守
凖令而後汝毋可持而所授而父簡上書往地下無憾也日
數為守凖道御史君進士時一蒼頭挾鹿盧牀前持騎過故
人官長身出刺褏中俸錢嗛嗛不飲酒肉客來僦舍内共持
一案飲食朝退即讀書終日坐何至如今出入列騶從大箑
翳道來呵胠篋吏次且顯者門無歲時賀謁轉相主進為姓

名尺籍上使者持之無不如左劵家索醵金高會無詆

羸稱貸與之如携取日交錯户外為闍者病也銘曰嗚

呼孺人匪德爾娱而家愉愉哉匪嗣爾須而宗訏訏哉

明孟宜人墓誌銘

余葢自弱冠與許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宜人適殿卿

七日而封君亡矣比殿卿在郡諸生中又數不第乃宜

人力貧支儦耳茶習蓑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也殿

卿嘗卒業城南山中太宜人念之泣不能寐宜人勞之

曰太宜人幸就寢矣夜如何其無乃孟母據機時邪彼方念子自苦也屬長君復啼於襁間索殿卿甚急宜人紿之曰而父且至為而懷果餡啖汝何啼也且勞且紿達旦矣一日大匱太宜人中昃不能飯宜人乃揹一空筐出易粟上食太宜人如常食間宜人嘗在蓐太宜人躬為糜至蓐所哺之未竟而淚下出語人曰安有在蓐而日徒糜者宜人聞之愴然為翦中襦結託市數卯以為隣媼遺也其所曲事太宜人者類如此殿卿為諸生

不能具衿韡率宜人染緝踈緜成之不辯其非衣帛而

曳革也殿卿守趙州有裝槖將寘而去者宜人問焉曰

其家金用爲壽耳因叱之曰奴速負去斷頭矣其御僕

從素謹嚴犯無不笞掠於庭者葢憚於殿卿焉後裝槖

家伏皐余實在邢州屬郡推官郏李君聽其獄廩廩於

宜人矣無何殿卿調貴州之永寜萬里太宜人宜人爲

若朝夕殿卿在側者殿卿得以還德王府右長史歸凡

三歲太宜人乃卒母子相存宜人力也殿卿長史德王

府勘中官綦氏子弟又有裝槖將實而勿逸者珠珥直千金矣宜人遽曰安用此糞土加諸首豈以為有廉吏未必有廉婦乎德王府雖里閈萬里矣後殿卿市一珥示宜人宜人曰此大類綦氏物何從致之哉然治家人生産其稍入皆手自簿計緡筴衡量焉太宜人每取卮酒餉令立盡之矣癸亥殿卿補周王府長史以宜人從明年宜人還濟南尚猶時時傳教諸婢妾不絶即諸婢妾無不人人若宜人在邸中也還濟南者三年封宜人

封宜人若干月而卒隆慶戊辰七月三十日也距生正德某年月日凡五十有八歲云子男一人即復郡諸生娶德府儀衛副薛來女女二人一適進士于鯨一適邑諸生李應聘孫男二人宗周娶保定府知府陳�孫女

朝周未聘女五人一適太學生史本子史某一適前進士宜興縣知縣谷繼宗孫谷某餘未聘殷卿名邦才周府左長史階朝列大夫宜人郡之德平人父名某母某氏卜某年月日葬于某山祖兆云誌曰余蓋自弱冠與

殿卿游狎知孟宜人賢矣奈何宜人之於里閈見謂自健也夫自健之譽實近於悍奈何里閈之於宜人見謂自健也夫力貧支僨茸茶習蓼備所不堪一無難色退言宜人信自健困於捐篚翦結而不變于裝橐千金即不變於裝橐千金而家人稍入簿計緡筴百不失一宜人信自健悍於殿卿諸姍妾人人如在其邸中者宜人信自健然而太宜人臨新婦亦已莊矣至哺糜奠所而卮酒餉之殿卿禮宜人如賓及其館于甥於髡髦而脫

然無疑於愛子又何可謂自健也大誼章章而譽近於悍又奈里閈何殿卿自狀宜人扼腕於蘇季子朱買臣之取絶於其妻也德宜人深矣然自二子之妻無似耳安有甫匐乞憐後車命載而能糞土千金叱裝槖唯恐其汚已哉何以有功于廉吏也不知其婦視其夫矣何里閈之未有以槩于殿卿哉語曰弓强于彌衣韌于裏此殿卿之所由腹悲也是為銘銘曰欲婦是圖視其姑欲妻是孚視其夫大誼用章此焉攸藏

墓表

徐給事中墓表

公諱易字希文舉嘉靖甲辰進士明年授鄞縣令先是縣以饑饉餓莩載道公至輒大發賑起者萬計夏大旱用壁天井山龍見于雩雨踵公至邑遂以有秋乙巳復大旱乃再雩而雨邑每火公不憚鬰攸出必直風風以反其氣相感動類如此葢治賦則具有參伍無産厚薄無不如手劑其槖中民至今無不均之患開萬金湖若

干頃築堰東西鄉凡三十二所瀦洩唯時邑至今賴之嘗乘城見齒齒骼赫然在陴下輒屬吏某所樹所為棺瘞焉而後去詰朝冢纍纍數十出其地上矣不必盡見其齒骼赫然也繇是旁邑之民來歸者蓋數千户居則募兵教水戰大儲餉以養其年或以淵藪逋逃諫阻之弗聽也亡何而海寇作矣人始服其前識云日聽獄常數十牒獄無留繫庭無暴卒歲厲疫則出囚赳期入逮若固在焉性敏捷一經目即更數年不忘以故人不能欺

然亦不以欺人其視百姓之害去之如仇讐視敝政如匪澣衣之於體葢三年人無能犯其守者屬歳歉邑中豪家競相勸輸矣莫不曰庶幾有事效公上乎郡報檄下則自取其償又若謂不敢以小民微勞之使神明令有宿義公卒聽之亦謂不敢以其守妨賙恤之美俗云久之徵為戸科給事中凡三月而卒於官父㫑子克敬世廣信之永豐人鄞人薛晨時為郡諸生嘗館於其署所次狀如此余曰萬家之邑精物亦大矣凡以令身自

出之也雩而雨火而反風者天邪歲一歉家相勸効急公上而後食人不自知其使之開萬金湖貽數百年之利流澤無已時即後之君子不以其居常募兵教水戰為迂而益為斥守倭安能輙傅城下也鄞之政備矣以給事中何加焉三月而卒于官美先盡矣予然未有為令臣而遺力讓賢者也才不持數者哉

劉處士墓表

處士名紹算其先崇陽之南谷人五世祖曰榮四者始

亡命宜春縈四生祖才復如崇陽居祖才生仲文仲文生宜黄生吉吉生鐸處士其第五子也處士諸兄皆用訾爲縣功曹處士日趨縣諸兄裝齎之矣嘗爲伯護家宦游蜀中乃歸不持蜀中一錢而謂伯彼且謂紿箕㢘吏弟誦義豈有窮時何更爲治裝中金令越境盡也即令不與伯俱而往他所緩急又誰恃乎處士嘗侍疾父鐸所父鐸所非處士侍不説也父患苦嗌不能喘息飲食下輒出不留其在診籍中諸醫藥試多不驗者處士

則從人受禁方截玄猨咬之病旋已也崇陽故無猨乃處士走索猨自禱三日不得猨封膏進矣即三日得猨南谷去縣中可十里所處士甞夜為父往謁醫道遇雨河漲即馮河水且滅頂至乃大木從上流來處士卒用濟河矣毋李且衰侍觴耳一歲中往來諸子家率不再三過獨謂處士乃數見愈益鮮使毋嗜食不為愛兒所不恤久恩兒為也處士為人在儒俠之間里中少年多時時竊藉其名以行某欲攘其隣善田即偽為隣人券

而行錢處士家願得季布一諾處士怫然曰汝不亦豪乃以我爲即令我署名其間我遂直汝哉其先胼胝闢草萊且溉且糞沾沾曰甌窶拓之不餘錙力積勞至膏沃旅亞厍錢鎛計候出俶載如趨仕官所翹首望納稼期不啻欲揠苗起婦子時時行饁田畔往來見土壤愉悅無不視若綺錦惜若肌膂俛有拾仰有取自禳世世勿離農畝也一旦挾偽券數其𦷨責收之當令彼負其耒耜安從適乎先是嫗其亦有田十畝所屬豪亦欲辟

睨有之及知處士所急者此嫗也無取也乃嫗則持劵來遺處士又謝不受矣處士夙昔好堪輿家向從蜀中來唯一相冢書肘後爾葢自食伎術行道間千里傳稱實不持一錢處士取胡毋生子縉女為程伯驥妻縉子景韶與余同進士余為郎復與同舍比部中自言已三男子矣余謂處士無論與里閭浮沈即能趣人之急而脫於阨若排難解紛各厭其意使邑中豪相高矣乃婦賂遺不忍以其身為溝壑恐彼以我為非人也得父母

而事與不得於父母孰𡢃快哉

神道碑

明封文林郎山東道監察御史馬公神道碑

公諱瓏字聲甫其先真定人元有浙江行省平章政事者家錢塘今葛領相傳馬平章遺址者其故第也平章生庸守泉州路卒葬西湖即智果寺東墓也庸生林紹興路通判成浙江行省斷事國初改理問始徙湖州之德清成生震震生禎禎生恒恒生六子最少景暹配姚

氏生二子次即公公復徙仁和籍焉盖馬氏中衰矣先是公在德清困於傜賦而千金殆盡乃鄉里少年益侮之公謂吾寧雄於都會自見耳德清豪易與也曁公兄以臯曹掾㴱歸邑公則屬産於兄脫身從仁和太孺人外家雖仁和然公自以大丈夫能廢千金之産能致千金之産者也使籍先業而息之豈其雍容哉手足之謂何而又孅兄以為利即依外家何必去德清無何通政君學乃大起公輒不復厚治生顧聘享經師内交諸友

行修將幣一聽通政君所為羔雁玄纁無不腆焉其自奉苟無匱而已嘉靖丁未通政君舉進士選庶吉士則迎公太孺人京師已酉授御史出按山東則以公歸癸丑公封御史甲寅通政君復迎公太孺人京師戊午遷太僕少卿尋改令官庚申復迎公太孺人南都秋八月太孺人卒復以公歸公歸之日不復有心於世矣謂通政君曰吾再詣京師望宮闕陵寢如在天上以爾韋布之微褎然子大夫後為王吉士讀書玉堂之署著作館

閣既而冠柱後立西臺持天下風裁攬轡海岱以臨真
定得以案章言百姓疾苦激揚部刺史以下郡邑吏命
曰正色抗疏之臣三輔之役譽髦如林俎豆邦畿稱文
校藝以慰樂育之心思服自近始一何雄也以吾擁予
爾而再詣京師躬饗其盛何必自其身致之始爾為我
約四方諸長者朝夕與游及再詣京師其子各以出補
若罷去一時諸長者視昔不能十之三又何論末若爾
之有顯庸尋以卿貳待年南都用儲大體國家之寵靈

爾者吾所豈欲但金陵之勝哉始吾為爾行脩將幣羔
雁玄纁唯腆里閈少年方姗笑我實謂爾於今日有不
可知者耳自爾有今日吾豈忘之哉凡七年而公卒丁
卯三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有八歳公配即張太孺人
二子長即通政君三才娶賈氏封孺人次三綱太學生
娶陳氏繼娶張氏女一早卒孫男三曰應華亦太學生
娶禮部尚書髙公儀女曰應策殤通政君出曰著孫三
綱出也孫女四通政君出者適諸生許三經官生髙循

學三綱出者遒諸生沈渭徐守圭曾孫女一曰鳳娀公
事兄既謹女兄胡少恤公孤公允德之及通政君貴命
之曰頊爾事伯猶父事姑猶母也初公之伯景昌者以
進士為大理評事謂公曰是當後我評事公沒而族人
訟焉公不為後也族人爭分其財公獨載其主而時祀
之以為常公為次壻于張其長女贅者輒背去公代為
養而卒葬之其厚倫理篤恩義出於天性類如此至其
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負悼俗之懷抱拯物之具而

有不必施焉君子難之矣表曰令之君子不階先業勳
廢千金焦勞中興自奉菲劣腆於修幣課子起家歷㳂
華要以守卿貳此方其三命而於車上儛時也不挾郡
邑大夫謬恭以為尊重而閒執少年姍笑者即計田宅
明積著作為焦勞菲劣得志而為之何所不至矣又不
然悼俗之懐與拯物之具為郡邑大夫上便宜言行事
如蓋公輩郡邑大夫將請燕閒而不可得躬致千金子
孫息之孰大卿貳乘此不權坐失觀變之術令之君子

吾見亦罕矣而足不蹈公府口不譚貨利乎三游兩都

躬饗其盛為名高耳令之君子其矯者以小嫌為觧而

辭不就不謂可以肺腑相示卒令其子不得承驩顏安

其職於外如此又安能不復有心於世哉有子而有心

於世有子而不復有心於世出處之大誼乎銘曰平章

之胄閩人代興泉曹避役而公是膺脫身更造載遷武

林不階先業積著千金有子納言兆光潜德踐華據要

激揚淑慝三游二京締延長者杖屨衣冠遥集闕下寵

靈王國諸父攸同行修將幣伊䡄之功旋息里閈世相與忘跅𡍼自引曰恬是常遏饗賜命絶跡偃室蹈則倫理譚則經術悼俗斯深拯物孔備燕翼用成奚其躬致以貽有𣪊亦庶敦仁於焉起家卿貳之臣昔在屬吏忝兹大藩采風故老樹兹九原

行狀

亡妻徐恭人狀

亡妻恭人徐公宣之仲女徐公家本藩國列校微也嘉

靖歲庚寅以遣余衿褵不具明年余補郡諸生有宅一區太恭人遞遷而翦其餘以糊口者三盡則杯棬瓿合細靡錠掛鬻諸市朝售焉飧夕售焉飱無常飽矣恭人佐太恭人賃縫井臼宴然箕帚不湍隅蔭一壁煬一竈歷寒暑者數年無躁容丁酉余既廩諸生間恭人嗛嗛猶若不能遣晦朔所授弟子束修以上上太恭人雖微必劘以復進始余與廬州别駕郭君為諸生同筆研嘗過余而止之飯恭人坐簾以爨也前肅惟謹郭君察之

假攟新庚子余舉於鄉明年置妾蔡甲辰第進士恭人隨侍太恭人京邸明年疾予告隨侍太恭人歸濟南丙午起家復隨侍太恭人京邸丁未授刑部主事三年封安人尋陞員外郎明年遷郎中明年復隨侍太恭人歸濟南癸丑出為順德府知府恭人自濟南隨侍太恭人之郡余丙辰上績得封恭人尋擢陜西按察司提學副使戊午復疾投劾歸濟南則恭人再擁新婦侍太恭人矣越在田間凡十年隆慶改元聖天子覃恩遺佚諫議

之臣交章大薦海内二十有二人與焉而余以一執臬吏自惟不佞方願與恭人終偕隱之誼乃七月二十四日卒於正寢嗚呼敢狀之長者哉恭人生五十四年手人樸耳太恭人雖莊臨之然年已七十有二恭人猶尚蹴踖若失太恭人意蒽蒽然自訟本辟之而反及之命邪性溺愛必躬視子之飯必飯子而後食即食必祝丈家姑舉火手葢白首呴哺不恤其子之近若饜而益勸不知其不敢為饕乃五十輒自老雖狎必闔門與余語

妾輩言事必直致其辭不敢以諷然後應一與之嫌終身督過不少假云嗚呼妻欲惠乎惠斯惠御之孰與置人樸於室之相忘也孟德曜綺縞粉墨嘗試梁鴻以覘其志七日不荅乃出椎布於懷中何其惠也然作使伯鸞偃蹇已甚鴻何能相忘於此即舉案莫敢仰視猶之儀耳恭人豈獨為勝邪無乃默默低頭就之乎蓋德曜有憂患之心矣恭人子二人曰駒郡諸生先娶曹氏女繼娶山西應州知州馬應奎氏女曰釆女一人適歲貢生

艾濟氏子芹又子一人曰馴妾盧氏出也駒生子二一曰鳳翔聘鄉進士于鯨氏女一曰鹿齡未聘女一許邑諸生王見賓子衡外孫一人曰維高采與鳳翔先後殤卜是年十月四日葬郡城西北馬鞍山之東陽祖兆南若干步

祭文

祭三原王公文

嗚呼不天下以仁而孰與為大臣不天下以度而孰與

為大人方公之守維揚也饑饉薦臻溝壑斯民爰發廩庾不竢報章恫瘝者身蓋已汲長孺之倫以及拊循東南大水凶歲衆望翕然庶蠲賦税公乃獨持其義而軍國是計陰以免者十數郡而不億其麗乃闢三塘匀陂與繼川不為沴是乃仁術遵周之制矣又公之起襄陽也大盗未夷剗棘王師爰獲渠魁擣其巢穴脇從罔治實維龔渤海是儀以至開府滇中獞獠興亂閹豎作鎮誅求珍玩公乃匪敵是求而貪婪是按他莫敢問而持

憲斯悍乃沒郭英王敬用竄奸不至蔓是稱肅僚維周之翰矣林俊下獄於永昌寺也則自以其身之去就而廷爭乎極言敢諫之士秦紘罷斥於安遠侯也則身以其國之是非而力挽其甄淑別慝之風社稷之士知無不言直聲動天下何未免於好名之議也君子之心為而不有用舍隨物化亦唯恃乎大道之為公秉銓孝宗之朝大注明良之眷志在扳奇舉而能先耿鉅鹿李襄城張莊簡彭惠安何盱江周太原清節弘猷維時之彥

豈芑數世之所培植海内善類之所推薦同陛要地頗俗丕變庶元凱之可進雖異官而同撰懼瓦石之相含精題才而不援帝曰尚書元氣北斗實維阿衡冢玆群后何必容匆陟降左右奏爾訏謨無不自牖其知遇以隆其業為以久何二三執政而矜言自口豈不仁者之未遠而孤立之難乎後哉亦惟止競雖人主之近戚而恩有所不能私亦惟黨正雖宰相之仇讐而權有所不能施及至藩郡奉職無状又未嘗不引咎以為辭㮣邦

士是式高山則仰詢諸故舊百蠻是長凡九閱月而疏
二十上鬱鬱重臣不可為衆祗役天官心折前修籌考
中正管彼九流尚論天造而比其好述番番元老誰適
與謀是故先臣李獻吉有言居則岳屹動則雷擊三原
葦出忠良外植大事斧斷小細海畜帷幄佞幸請劒必
殛斯其存亡禍福臨乎其前而已凜然有不可犯之色
矣蔡介夫亦謂公本治易涉獵群籍學問益人垂老不
寘侍講經筵體履特異先未有事安生忿懥斯其性與

天道觀乎其深而已淵然立時出之地矣而況歷侍五朝天下跂足而望元老燕翼八座後進扼腕而言世家美周名於當代謂唐虞其未遐也

祭韓公邦奇文

維公既持手秉亦崇經術大節屹然高名茂實叅除銓曹讒殄是堲陟明於朝黜幽於室地震陳言極時得失乃謫平陽才浮於秩大獄既訊藩王廸吉擢僉大臬愈多異政鉏强洗冤浙風用競奏罷四府宦豎斂手亡何

詺繫不理者口顛沛必仁皇孚盈缶既歸杜門彌興孝友大同之變畔者什九公叅冀北叱馭而走談笑賊庭元凶授首反側以安驅此群醜是時冀北便宜可否萬夫一身彼其何有雖才應猝氣亦足徴帝嘉武功再涉中丞總憲上谷戎狄是膺利用禦虜則莫敢承改督三晉愈嚴備邊圖上要害于深于堅兩移亞卿執德罔愆惟允勅法惟明薦賢尋以高第名主南臺掌大司馬軍國是材屢建大議稱是良哉既乞骸骨著述益精胡天

不弔失此老成其仰止匪令懿厥前修撫塡西郊文獻是求徒論出處之大較而景餘烈以為休何斯人殄瘁逝者如流也

祭監察御史陶公文

克承家學師友孔懷夆以二戴往與計偕射策甲科官屬司寇乃遷臺中淑問愈茂出視牧政無邪者思君子之馬既閑且馳有此冀方邦畿千里帝曰都哉于按斯止大惠乃心達聰闢明耳目是寄國紀用清夫何惟躬

用瘁殁厥王事匪諌靡行天奪之植豈湮蜚聲錫仲之光持憲於庭轝髦于鄉矣其在某等永惟不恌愈貞百度才養下吏伊教匪怒莫不俟其嘉猷入告膏澤薦臻也令能不於邑求言之朝與望治者之人邪

祭王侍御文

維公法家自至憲體是宜識炁高朗度亦委蛇昌激昌揚具依具違諠之道著時之道徹某昔領督學課藝慶陽公實為理載錫之光施于陳臬式刑用成我躬不閲

自貽令名帝既徵止入補西臺持重者德應猝者才于浙之役海邦孔懷西蕩巨冦三郡以偕猥予不敏起諸田閒載託屬吏臨之則閑及期而代惠我好音乃娭來賀遂慰遐心前修豈匹大儒是參為王誦之云胡則堪豈不篤舊庶新是圖凡needs疏列敢蹈非夫目為卓越誰適可居不恤有衆厥遇何如曷私於室而寘于朝究其逝矣示民不恌大校于館大録于曹食少事煩自罔告勞某言恭朝夕傾注良殷載色載語倏見倏聞其知不

二其人則存庶膺遣奠國士之恩

與殷正夫祭張先生潭文

蓋先生斷斷自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曰古是常循循自推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吾黨與裁嗚呼世方猖披誰者章甫衆乃恣睢我焉執矩不知繪事後素赤子大人蒙正於聖功覺先于天民如有用者周官以往惟可語也性命而上龍也少孤且貧未嘗無誨機憤自動困不復廢故今猶夢寐其側誦習敬業如楚在背儋也通家

舊好道尊情愛毀齒就外洒掃應對故今猶務求厥初模範是因壯行未艾嗚呼先生遂使接跡朝廷之間以縱觀百官之富而追思乎比肩函丈之地歸然宗廟之美獨存愈歎一時身親受業之人未嘗非齊魯之彥而顧瞻乎合志同方之士靡然江河之趨莫援龍惟憲之司僭惟詞之垣民生於三均茲為義師勞功半益著其恩雖搢紳布列海内之才未量而逕庭自愛天下之事可論信乎問為邪焉入乎其室其名世者出乎其門矣

嗚呼哲人既萎来者之悲又安能無㗲然於君子不匱而逝者如斯哉

祭外兄郭大器文

於惟茂祖蚤譽孔彰舉槖中路千金者裝守以待客不取其償是用高誼作賓于鄉齒惟三十庬老雁行在昔先君締好不忘實為館甥克開厥祥嬌嬌諸父駢迹宮牆大器廸訓亦既升堂任俠耿介豪聞一方博奕是賢修業而息争道滋恭既饒用德中歲肯搆恢復愈力比

隣宦豎并兼蠶食雖速我訟百折莫抑其徒造佞詭以為期躬詣其庭輒抗其儀彼乃挾衆官辱見持惡聲必反危坐不疑群小吐剛益熾其辭務挑厥怒甘心面夷乃嗾父捽體無完肌左右慮變相顧詾詾計罔所出或誘或恐覬我引謝繹愧買重罵詈益奮神色益聳思挫一毫等之弗勇曰爾遺孽禍不旋踵氣盡語絶舁尸而出其背尚裂其身未屈名動藩王治獄私室既殛仇讐脇從罔逭我則不賞彼亦是瞘可以不寃勿謂非質

小懲大誡餘黨自失古齊烈士崇聲畧實維賓畢聚千載同匹嗚呼哀哉靈其與悉矣

祭尹商衡文

曰世之論人者無亦僻哉臧否何常顯晦徒跡眩華扭習有實匪覈爾其情隱可原事微足繹豈無恃良友之殊知而遂使遺德之蚤斁攸乃㲉擊負入充棟夯積左賄使氣揮金廢籍捐賢溺愚脫然若釋營一意而務就傾千緡以匆惜苟睚眦之與值雖多怨而放獲締好闕

閥聯姻郡伯邦族稱鉅邑豪避席交不和衷漠焉楚貊勢重臨而益厲驕徼施而廣隙故詭衆以倨辭吸群俠而取懌獨義屈於國士而色動乎偉策雖褐博而抗言亦振衣而引謫此夫亦馭富玩貴取順捭逆才有所不挫性有所不但者邪余見其奉身宴安鴆毒匪阨疾剥及屢蹙不至頹置心冥曠瓠落自斥垂成遽棄中道女晝則已視紛俗如污已以生寄為旅客矣雖稟資之或偏已默合君子之志遠則豈不與彼身為物累心為形

役戚然若不終日徨然若不得所索者懸隔乎

滄溟集卷二十三

滄溟集卷二十四

明 李攀龍 撰

祭文

祭西安洪太守伯時文

在僕弱冠受業諸生握手一堂譽髦用成始偕計吏入對大庭及爾如貫我心載寧尹彼吳興才非百里已則神明氏斯赤子孰銘厥功令之冡宰片石歸然德音未改既遷地官北虜侮予飛芻輓粟捷於羽書王師燕喜

莫敢告勞歸主章奏紀綱列曹懿厥度支乃見經國轉餉朔方不稼不穡士愉馬閑疆埸以晏所謂伊人戎有良翰皇嘉厥績名邦簡臨禬帷庆止克覃其心震蕩之餘家無完堵揮涕下車問其疾苦省刑薄歛剖滯若流可安者公匪地是謀厚載維人坤儀靡常我室翹翹俟茲降祥杌隉之危孰不累卵政未及朞履道坦坦居有積倉亦以禦災倬彼雲漢百姓于摧躬自斷罰郡務遂繁旦夕熙明乃蹈斯言病不遑息愈般卧理浹旬在告

倏焉不起聞當屬纊男啼女乳不及後事興而問雨嗚呼伯時何用為哉而身不閱百姓恃將其誰哉其昔也分符且之鉅鹿祖席諄諄勿淪於黷素尚泊淡侈將白覆持憲關中於焉邂逅依依他鄉歡然道舊首倡士風以光俎豆誼正自尊師嚴不疚是其語猶盈耳不居者形苟為衷未和而求之杳冥乎嗚呼伯時之靈

祭鄒明府文

順德逆命正乃裕如豐才嗇施自得則餘若夫欣戚係

於用舍是親世而身疏能取愜於適意可流動而不居
矣維先生英資秀發幼齡崇志浩浩鬱鬱鳳翔虎視振
俗障流宗盟士類井掘簣覆高山深泉周作孔述聖熄
明懲學以辭達奇能取忌即空言之徒競爰慨然於小
試名杜新鄉卓魯陽城絲綸散於理絲樊調寓於解爭
朞月二邑風雷千里懸誧在庭卧轍當軌恫瘝爾民優
游吾心既觴且咏言弦窔琴昔十俊參名三齊騫羽談
詩避階乞文環堵及飭治於遐方覬功立而脱組早官

勿羞頹乎就愚事與義便躍以往趨執一於是守闕萬夫樞要肆侮螺蛉斯藐依彼古常毒甘群小我違我歸匪祿伊貞故嫉讒者必忤衆雖阨困而能亨顧康濟之罔謀胡委訧于尼止既韜己以密藏何美服之誨指進以冠紳退而韋布非軒冕之避榮耻衮職之未晤彼名辱而華躬顧簪裳以載路仰玆令操立懦廉頑奚其為政敦朴以還孰云矯異愈堅末節克家嗣徽廸訓承烈有翼垂雲伏林未起邦閭卓稱喜難於子

祭良醖署丞馬君文

在昔世家由禮爰彰貽榖士不化於豐芑國何賴於喬木也開業者艱承考者逸心危而得志損則失此夫武有不絶之憂統或作之無述君子欲為可繼而奚樂無疆之恤哉唯君有祖早振文圃翕然儒宗德音是茂聲聞四表身朋三壽唯君則孫毓兹仁厚聿服清僚宗廟用酎既醇既裕如揖如授其在同朝之士見其容履之婉順勿問名氏而已皆知其為大賢之胄矣孰不曰吾

得以識青雲之良白眉之秀邪是雖鵠鶩之訓聿嚴而騏驥之騄不後昔遊太學無敢謂秦無其人而今在仕籍益以信殷實由舊也茲何可使不以於代而嗟斯疾之不偶乎

祭張隱君文

公至性近道不困於學質直好義不掩於樸行華身斯文章德動物為禮樂視帝力所獨有揖天民於先覺矣方其幼而失怙靡依匪母一簞者粟百里則負髫齡纔

儉𥿄𥿄在疚不振于宗遑恤我後宜無忘於愈疏而不睦以有咎也暇日修孝不宿不藏諸父昆弟思輯用光婚姻孔嘉匍匐有喪貨財可私本支未昌敦薄寛鄙徼猷是襄此圮族所以為凶而公自履者祥也又其少而治産適我御窮俛拾仰取力畜務豐若貨殖於受命謂奇勝之自躬能者輻輳不肖瓦解彼居息幣唯吾與通若宜無忘於嘗艱而放利以興戎也未衰戒得積而思施館有遺裝偕旅罔知緘誌以還歸慰其嫠非能讓財

昔饒爭時激貪勸廉末俗以移此姦富所以為下而公
自居者奇也又若外示怯而重為邪中賈勇而羞使氣
里有少年謂我易與閭之長者式復以畏獲金珥於隕
擇而女泣不生止以待夫求者取諸懷而予之以行隣
婦就汲窺我篋笥慮貽之慙趨以引避晚即廢著籯經
遷儒厥季蜚聲用賓王衢父飲於鄉子薦於藩詒賜爵
以優老齒及耋而彌尊奚其為政家惟化原何足以臧
善斯類蕃其等視必達於此邪而與哉於吾黨久矣痛

君子云亡豈私淑猶存邪公其尚鑒於斯言哉

祭璜山趙隱君文

先生代有厚產業乃鉅族幼安於倉箱之積而無還技好壯修於忠信之義而無忌穡服千里則美處不懲仁于宗則和室不去祿盧城諸豪負勢任利父老有三害之恥一至其門靡弗左右相視逡巡言事璜山衆弟雄才偉智閭巷有二難之謡每親於身靡弗徐行肅侍恊恭飭志早乾水溢指困而授長吏即郡庭徵辟亦跡所

罕至歲時伏臘秩筵而聨群季逮妣祖祠祀尤躬於自致是孝友篤之天性而淳懿槪乎人情聘魯貴公入境而問俗若獲麥邱之隱瞻岱高士及麓而仰風悼茲蘭谷之英日用之常則樂衣食之遂為榮我田既臧千耦其耘言就爾居百堵皆作爾如雲興悦懌有獲築不日成塈炎是恪素風比湯沐黄髪詢廟堂庶祜用篤多男且良八慈為龍今過其歷九雛皆鳳世謂之祥傚載南畝俣旅克諧儐于東序寔殷孔懷厥仲承家紹儒衍澤

昔從吾游崇心畧迹嚴君與依來朋莫逆觀直諒於分體遡洪深於濬源常慕斯無懐氏之民而誦其有道者之言今其逝矣何以謂大德必壽未之思也豈或有不忘者存邪

祭王給事中封君文

葢公初効計然之策即負向平之識有志四方廢著而息千金自衛連騎鼎食觀貨淮揚浮游南國不訾者身奇勝者德洗腆用歸肇牽車牛處士之義退而彌修以

亢厥宗無急不周何有何亡黽勉是求獨切有毅之思而裕後以貽謀也侃侃給事實厥令子在昔朝鮮世崇臣紀曰明是常以享以祀帝曰行人辭命是美往立之君錫我繁祉服以上公使者宴喜外夷望風高山仰止徼福朝廷永言東鄙海為不波自今以始四牡載旋報成我后詔書相勞俾省章奏何以柔遠政惟由舊尋長六曹直聲益茂歲當述職諸侯率從黜陟幽明有來雍雍乃抗大疏為國建策岳牧刺史臨下有赫誰其共理

良二千石今允近民無自立僻百里之宰父毋是獲仁即袵席㬥亦肘掖考績無徵官邪無甲甄别淑慝孰其可私巧文相謾法有不施臣于其時鷹鸇擊之帝曰俞哉納言惟允乃絓吞舟以厲庶尹小邑知創去惡斯盡矣天下莫不謂趨庭之訓惟肖克敏也其等謬以夙誼蒞陜以西邦有典刑俾政不迷何天不憖遺一老而物有所不可齊邪

祭王給事封君文

視業以息志於四方千金自衒覿貨淮揚浮游七策不
訾是將處士之義退而彌彰何以亢宗燕貽則良式穀
者才竒勝者子朝鮮稱藩徃錫繁祉帝曰行人辭命之
美外夷望風儌福東鄙報成我后懷柔遠人俾省章奏
密勿經綸尋率六曹直聲愈振既集岳牧幽明黜陟勿
輕令長為虐為德既已近民百里寄命遴乃抗疏一新
大政績徵必録尤嚴苛競孰其敢欺具曰予聖臣當其
時糾察官邪庶無遺姦以害國家帝曰俞哉其惟共理

郡邑既熈父毋孔邇侃侃給事論思以和有此黄髮庭訓則多其三㫫為憲移風向淳典刑云亡于何其臻

祭少司寇楊公封君文

唯公所謂隱君子而逸民者哉幽燕古稱多忼慨悲歌之士即少年使氣容有肆而凌人惟公其儀不忒是亦為政悼哉司寇克紹其慶廷尉司空二兹民命三丞栢臺著聲諫諍休有烈光用基式敬屬毛離裏繼善成性當其還所遺於嫠婦者盈貫至今漁陽誦不疑為長者

加之投所選於父老者一錢愈使山陰謂劉寵為廉吏不言而教可承者志父子同心窮達一致九十四齡日閱諸編伏勝授書異代稱賢四子六孫星聚百里荀淑為樂媲美前史不獨浚明有家者仰先民而漸世澤亦使觀俗於野者嘆王畿之多耆舊皡皡以徵帝力煦煦而近天覆杲等方覩維喬之向榮佇觀邦禁以有成乃與化俱遊詒斯令名則誰不撫燕翼未終而遡源自生以無堪於情哉

祭畢封君文

嘗聞陵陽而南浸江之邑其境清曠靡流尚輯作苦無凶歲服嗇無富人家稱隱君士稱逸民先生於其間也不位而以德尊不名而以義揚排難解紛慕魯仲連息爭化俗慕王彦方族相附如行葦之於本群相恃如候鳥之於長無論君子之至邦善者之入吾黨莫不見閭而式執饋而饗將以覿淳朴于式微得耆舊於草莽也爰有譽髦實生膝下早承嚴訓聿追時雅謂余志在春

秋用諆貽於弓冶乃登宗伯載離司寇其文則史藝成

而上既明惟允法處其厚某等分曹而治麗澤以居每

取斷於引經各獲益於啟書片言父教自出五聽帝心

所屬鯉也過庭由也折獄道同者友宷同者官或遡之

源或漸之磐朝錫命而夕考終木欲静而風不寧是徒

遺後以不報之情而示物以不厭之形矣

祭德王妃劉氏文同許右史

維靈淑姿聿茂厥祥不遲翩翩吏部於誕之奇赫赫大

藩實維我儀亦既嘉止陰事咸熙居則命史動輒稱詩雞鳴致戒樛木致慈克配令德君子攸宜有來雍雍被之僮僮于沼于沚在廟在宮為絺為綌罔怨罔恫思媚厥姑徽音日崇壼職靡忒國乃始風其既西覲秉人倫是常歷彼二南彤管惟光邦才委質而右夙忝惟良無詖私謁以二周行胡兹不造溘然其逢原達者流表植者從貴不自身伐不自庸主器以長維城以宗茅土百世厥萌在初休戚是同山川舍諸日月之際此維有家

屏翰之功豈其緒餘載罹寒暑言即於幽維王內顧昌其有瘳爲樂以善隕哲惟憂琴瑟不御寤寐是求昦等悼逝則深敦誼綢繆生芻是將以慰阻修

祭樂平令羅君文

維靈蚤歲明經百行是常阨於多士闇而愈章卒業太學尚友四方觀德問藝中心翺翔既除茂宰阜落之墟三晉遺風肅如穆如戴星而治鳴琴以居績用是成曰父母且曰父母且靡民匪子孰克厥家選曹嗣美銓管

九流檢裁維理出納王言喉舌之紀帝眷巴蜀中丞用還趨省于庭朝夕是虔奚其為政維茲衆賢中丞自邑御車而旋進維良吏退亦敦仁以勸頽俗言復于幽胡此不淑殄瘁騈臻不朽者澤垂裕後人

祭殷太孺人文

孺人名族世家降淑自天别駕覃澤有開必先亦既歸止思輯用光乃遭中葉伯嫂是將衷禍在笥糟糠在堂雞鳴視具蘩繊曰常井臼操作不徒為養琴瑟静好既

翁友于人逸我勞孰終晏如人侈我儉孰終有餘蓋已自失其貴倨而不懲於厥初唯是君子夙夜敬忌未嘗片言以相加遺婚喪疾苦是問是饋何有何亡務成其事簪珥奩土可捐非義使不困於急難以永錫乎爾類孌彼檢討孩提自奇孺人自謂不肖恒斯豈其必盛于以轉衰弱不好弄而壯有為德輶如毛一錢勿持既就外傅歲五更師在昔三遷異代同慈既宦詞林愈嚴教思人以烜赫我以委蛇始誰先容寵至不疑順取逆守

工拙半之禄即非羸餮飧不遅買馬得薪買奴得蔬物
將棄而遂用事可已而競時蓋自乳哺勝衣通塞顯微
仁人所見無非母儀靖共在位性分自定文章華國志
意之禜坐而論道其則不遠必聞其政無忝所生氣所
相屬誘以具更愛之能誨正以其蒙不儼然為大儒必
隱然為重臣尺箠不施孺人聖功拳龍之於檢討處則
同門出則偕計自公退食靡曰不諮交相定省如兄如
弟手足一身壎箎六藝孺人蓋嘗視猶膝下而將不億

其麗也大化一遷云胡不瘳桑梓殄瘁非夷所諆其在

攀龍與此靡依世德是來逝者弗居徽音是遒無疆維

恤無疆維休

祭何考功太孺人文

某等聞諸母儀訊之女史則有若漆室之於君臣緹縈

之於父子而其雖值離亂稱義則身全雖在負汲稱孝

而貌祀與夫杞梁華周勇下五乘之賓鍾離宿瘤治裨

二王之美又莫不嗣徽音於齊魯之墟比懿德於海岱

之里蓋家傳而閭誦咸異世而同軌也孰若孺人質之耳目可徵其實遡之子孫可識其始哉相夫於儒婦道乃成撫孤而仁卒貽令名考功之所以茂品藻之譽擅題才之術則誰與豫導其神發之智不失其孩提之明故清通簡要欲養於總角之初而立訓示慈愈深於屬毛之愛蓋士有披雲霧以覩之莫不即音容而如在也方其奉親入蜀悼茲王陽長坂九折白首是將於時孺人不以道遠為解而以忠臣相期叱馭使前安顧身為

三年理官巴人去思所得賢智莫大于斯今其逝矣雖章服朝委而令聞天終使待銓衡者懷俎豆之教見經綸者思機杼之功復以讚孟母開聖之烈而益彰我鄒魯君子之風矣其等能不悼淑德之云亡而俟世頮於無窮哉

祭梁武選太孺人文

以某等所覯於母者漢平陵孟氏為得其槩哉始也女貞不字偃蹇擇對及得賢如梁伯鸞者奉之乃能更綺

縞而椎布操作以自代益見其償豕之義雞豚不察是以債舂之賤而井臼匪懃彼所欲者裘褐之人吾何有於雜佩由是而夫為大儒受業太學仕隱一邑民稱遺愛是亦居於齊魯之間而風澤猶在也三子毓秀最良季者早擢進士官屬司馬又甞觀所恪共邦政慈訓攸從則不必同諸皐伯通之廡下而可識其具食舉案肅穆之容矣起於緝績而加茲象服則益榮昌於後裔而名以德曜則稱情令其逝矣見君子於地下豈徒重要

離之烈而成其高清哉

祭郭子坤大孺人文

曰淑德近質苞實則蕃敬德若蒽令儀則敦允秀於閨式宜厥家勿愆爾婦毋用孔嘉誰願之室匪賤債春三十始字梁鴻是從懿彼景純文絕地紀相茲肆術贈珮脫珥恭其諍夫愛而誨子謂彼致遠易轍正軌舍焉可遷從業則是無泥舊學有律有禮季以鷄興卓哉修士囊書在籯一經則珍遼矣俯察法邇在人豈伊慈闈趨

庭有嚴虔所代終以依以瞻有暐其裔天祉方錫何以
罔極報之貽戚其擇交齠齡睠焉諸嗣親以畀膝友以
同氣寬所與遊無棄童稚時已知興託息委器長而績
儒聯編組林入受訓言出敷義箴澤麗有源與茲隱悲
悼我良朋其胡有夷

代祭裴御史太孺人文

惟靈克嗣徽音有淑其慈裕我後昆是良母儀適而宜
家衍以充閤御史廸訓穆如肅如梱範既嚴邦人錫服

不踰户庭澄清天下出貞㢘度入憲一臺激之揚之秉心不回既擢陝臬視學于東齊魯狂簡斐然嚮風載色載笑澤斯用溥爲邊者三敬敷者五卓彼大儒式弘譽髦一經則傳孰哉劬勞既成厥績載藩中州叅佐旬宣渫彼承流夫何遽爾靡依天喪懿德殄于其闈瘁于其國其匪良奉職牧此冀方早辱汲薦錫我寵章其在望丰裁而擬所自始沐甄陶而本所爲親則已百寮服義而多士懷仁矣矧知遇之殷而夙誼莫逾者又能不戚

於爾類以嘆息於開先也

祭何考功太夫人文

夫人少膺懿粹誕兹淑貞婦德既備母儀以成方作嬪於鴻碩遂媲美乎漆室恥獨為君子而覬魯之多賢由是尚書授業生徒景從而典謨誥命學是有傳時則邑有大儒家無治産佐以機杼簪珥是捐可謂有相之道伉儷弗愆矣乃育考功屬矣所賓尺孤是託罔極於仁慈以養智穎發所因有經者㫁有泮者隣及其對揚于

大庭無非正始於内訓而平反之為孝子即其叱馭之為忠臣故三年於巴蜀稱其為理九流之銓管所賴以振也識者以考功清通如裴楷謂馴致於俎豆之教恬正如李毅為不失其孩提之真則是帝所難於知人之哲而我玩之膝下壯所聖於養蒙之功者而我通乎一身矣是宜衮服食報錫類無垠也逝者如斯得於披覩者益歔欷乎哀毁之色矧其等有兄弟之義又安能無痛於殄瘁薦臻哉乃虔楮柏載列明禋

祭胡評事繼母袁太孺人文

於猗孺人三原令族昔在于歸遭家集蓼方封君失燕婉之好而徽音之嗣難也時則閥閱於邵公之黨衆即擬知其貞淑矣載及廟見克謹婦箴乃賓饋饁如鼓瑟琴視美舊特異形同心其於梱儀猶易室而相授遂使君子若未嘗或亡耦事咸定於委裘跡不駭於發笥是坤道所厚也以至嫁未學餋卒貽之子愛非已出遽怙之母唯吾不愧於復生斯彼罔恤於厥後哀此四人孩

提何知其季始育不絶如綦則令屬我毛裏離我裹曲
躬瀚褓祿身需携隨哉非見夫戲嬉啼號之皆爲慕已
而以長茂成立爲足以示慈者又烏能内外無閒辭予
今既以咸樂有室諸孫日蕃篤我世祜其澤愈敦矣獨
異夫兆徵於廢興之端察先於童齓之智仲而茂才卓
彼國瑞開黌經以勸學掮佩珥而修贄使就大儒推先
士類庭中稱平天下受賜尚亦有利哉是爲孺人誥言
所崇壐書則備宜錫祚於無疆忽造物者多忌豈粹德

易賾而福善之語猶僞邪

祭饒侍御太夫人文

蓋聞夫人令德惟貞淑慎爾止以憲梱內外傅伊始家以慈母國乃拂士彊祿之功諤哉君子設俎秩秩攬轡瀰瀰蓋屬之毛裡聰明自出寄之耳目謀哲其諧也信蹇節不可謂非性而氣質之用孔皆矣某某等論思一臺伯塤仲龍澄清四方協恭奮庸其將以知輿之所從嗚呼已矣徒悲烏鳥之私未遂而列栢之蔭無逢矣

祭恭人文

嗚呼恭人惟性之樸惟德之基方其御窮豈達是朗貴有今日寧爾所知援而止之不躁不疑中含辯慧自大則狂無非無儀得以相忘嚴于寡姑俛焉下堂懿斯象服允矣糟糠見一鍾於乳哺殆匪子而靡親尸饔勸學孰百其身謂壼政莫大主器而承家實在後人巾櫛委媵託息兹倫亦既抱孫受福不邪於以效我為勞孔多代終有慶遑恤其他撫遺孤而對泣奈蘊結之云何

自河南告太恭人文

隆慶三年閏六月十二日兒攀龍告母曰三十寡母九齡之孤既即外傅擢第王都京臺郡邸無弗與俱匪朝匪夕是敎是愉自西振鐸爲孫孔旋起家于浙爲婦告捐誰謂河廣力疾以還誰謂天遠喘息判然十年自廢敖水庭游尺書斗祿胡遣與謀豈母之溺徇孤則瘳未畢正伏溘焉首卯暴不及訣危不及持母豈自意孤常自朋母今安往藐孤在茲出則不返返唯其輀亦云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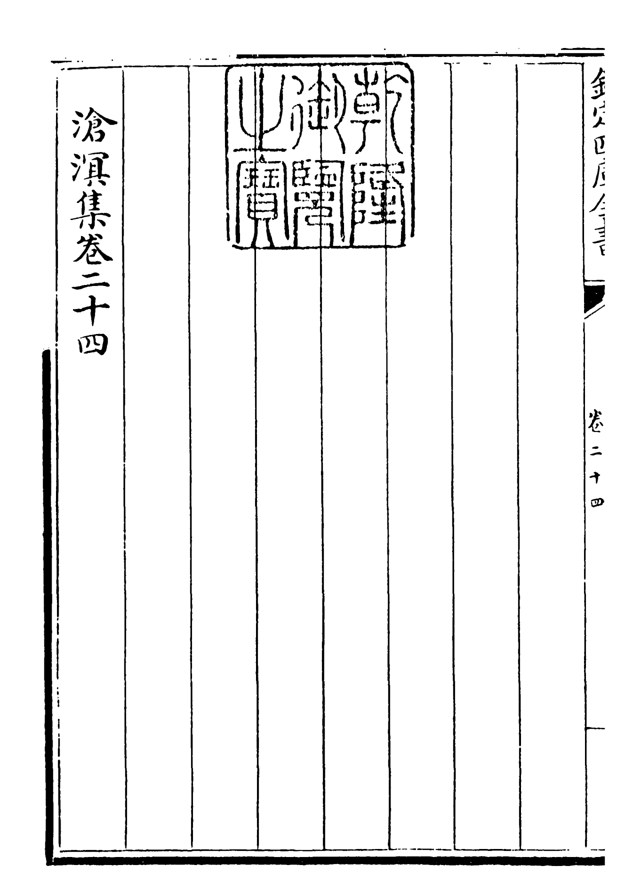
養孤則不良詰旦東發視彼故鄉我父迓之歸于其藏毋也有孤是護是將謹告

辭太恭人文

兒則無良曰母是怙自柩之東旅焉是主煢睨所依亦唯環堵既啓父壙叶吉載祖三孤具列永言爲憮爰致大誼以孚振古厥初生民兒則孔辰實始立慈終焉允仁未存者子未亡者身扼我者天競我者人于時九齡毋倍者再季誕逾月仲癖且廢左提右携乳哺自愛中

外嘖嘖幸毋之貸于時毋危如旒欲潰毋今在茲徃將安在成説維何躬之不逮乃奉祖母鬻宅以遷舍館未定祖母載捐展轉五就是粥是饘非不拮据溝壑朶焉季乃間出十載不旋仲惰以戇如寄食然兒雅好游摋筆自賢毋豈知兒可策而前知匪所託大信以全藐焉諸生技僻而堅辟之行唱挹彼流泉毋豈不知置之自便筮仕就養視歷艱難是甘菲惡奉有餘歡曰兒不第終饑且寒兒歸自西三遘奇疾毋亦浸衰勞之即逆駒

也喪母造駒之室百爾孫謀不如所質兒既起家就養有日其不命車顧孫多恤顧已念兒間以有孫豈無二弟不及其門兒歸自浙亦閱凉温寧加至性而老彌敦兒方自慶所樂與存家有我母國則至尊亦既入賀陟憲中州板輿載駕色不可留無幾見汝亦又何求自春徂暑朝夕北堂弄孫之暇語必故鄉母即暴注恬以為常兒愚匪意豈毋所量相視一訣洞惟肺腸蓋云累汝千里是將詰旦之役將者告襄母所未亡毋令則亡



滄溟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滄溟集卷二十五
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中書臣嵇承志

謄録監生臣陳振德

謄録舉人臣張元功

滄溟集卷二十五　　明　李攀龍　撰

雜文

都御史朱公居東遺愛卷引

稱遺愛何為也為都御史朱公也其稱居東何也昔者周公居東東人居焉不系之周也公既入為大司空山東之人猶私焉不系之司空得稱居東也始公之居山東則濟南之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莫不曰我未見按

察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我未見布政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既而莫不曰吾未見都御史如公者今安得久居此也凡五年是稱遺愛也周公之詩有之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周公東人之遺愛也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遘之子籩豆有踐周公遺愛東人者也何言乎遺愛東人也書曰汝陳時臬勿庸以次又曰以藩王室綏乃厥位是周公所命也而必以丕惟耇成而必以率由典常何也

所以遺愛東人者也之子不遘邊豆斯遠非周公之材之美已奈何佑乃辟巡侯甸撫萬邦永康惟無數也無數為言遺愛也公為按察務棐彛而不必於用訖公為布政務正供而不必於用恵猶日存諸搢紳先生而進郡邑弟子與論焉曰得無失廸知之士然後舉郡邑而顓治之靡保匪蕃靡蟄匪臯猶曰今為得若在昔無數乎是都御史朱公也濟南朱先生弟子故斷斷自信自勸以急公家之誼而後朝食也雖無耇成尚有典常是為

習公公以習諸先生弟子者亦具是矣何患乎不得久居此也不然於搢紳先生望而拒之視郡邑弟子不可使不遜斯未能有先以為百姓望者雖令貌祀亦於是有未致也豈獨以衮衣哉古之大臣官無間地澤無間時施無間人其為遺愛備矣濟南搢紳先生若郡邑弟子得朝夕公而事焉跡詩書以周公跡公以詩書得稱居東也然不系之司空而系之都御史者以嘗不以未以遘不以歸以習不以異勿諱乎其私之也不然咏歌

之無從公奚取焉

青州杜公家邦迓慶卷引

蓋公為青州四年於今矣所臨諸令長時時各舉所為縣者狀人職相得也所移牒若條為記惻然奉宣恩澤使百姓咸知有明詔諸令長亦旣傳相勸課惟恐詰曹對簿負太守共理劾者而百姓趾適租稅遯于徭役誼相屬分相親若家人父子一堂之上四年如一日而治行稱長者四境之內雞犬相聞鳴加和吠加應也而謂

無以致家大人之教惴焉不欲以治行自引諸令長愈益勸課百姓愈益彊於租役監司御史中丞臺交相勞也而薦書牘至且以遷行猶之謂無以致家大人之教也是年太公年蓋八十云公且計以遷行將便道謁太公稱壽一堂之上而無以致其教奈何為治行矣然公不言也先是迎太公青州而太公問為青州公亦不言也然太公已見公御無長物事無長時私自喜之謂公曰吾往見爾大父為龍江驛至為按察使覆大獄而不

難於反郡太守征蠻之役幕府交檄從軍自蘭谿功曹舉五十金裝畀諸亡者御豈欲有長物事豈欲有長時乎吾不謂乃得見爾大父於子也信斯言也公盖四年不忘家大人之教於此諸令長勸課百姓勿失其租役太公不知也然而察廉諸令長其自潔以不取如將不啻亡者裝交錯就檄獨賢載路不遑暇食猶為守臣四年於此且以遷行更念諸為縣新故無常令長者人職或不相得吾所移牒若條為記法度具是相緣為姦動

必廢格吾豈敢知之哉問閭邱先生有後乎何為至今不祀也閭邱先生者嘗見齊宣王而稱選良吏平法度臣得壽矣者其人也賜無租役不謝焉租稅者所以自存其業傜役者所以自存其身而命縣於吏幸而賜之復以非法度不可為久也選良吏以平法度斯租稅正而傜役均百姓享數百年之利無窮時此不二千石所恃以為聖天子圖共理而致家大人之教者哉始龍江公為太守覆獄而畀亡者金以貽太公而公吏欲以良

吏法度行青州數百年之利以致家大人其計可以爲久即紀以八十不與焉意在諸令長不言也乃諸令長以有言而余識之如此

答濟南父老報殷太史文

正夫既授檢討者八年矣歲丁巳乃疏以郭太孺人歸濟南濟南父老相與以弟子請曰檢討家自曾大父衡爲永平郡文學徵授德莊王經誼永平後進皆從文學德邸中及王之國蓋天子賜璽書勞焉大父畯既省試

則河南許襄毅公以莊敏文簡二公從其在太學又如劉大司馬龍大中丞夔兄弟徒衆尤盛知名者也至今諸齊言禮者無不自出殷氏矣檢討家世傳業稱山東大師令幸詣家頤以相累豈無意乎吾黨小子哉正夫常稱學廢推讓未遑乃不得已於父老而許之為受徒數人屬太孺人捐館舍積至數十人攝衰臨藝是歲省試得中鵠繼宗禹者三人次年傑一謨者二人顧濟南諸生則業謂禮經多不受受它經正夫各為持論如其

家家不能難然亦咸得以舉大誼如是者五年余晚以駒事正夫問詩數篇所受經即嘗聞之張先生所者益正夫結髮與余事同郡張先生數年以家世故即更它受禮云明年正夫起家以其官入說經學裕王府中矣父老則相與請余曰二三弟子安從卒業乎即中廢何以報檢討也余曰父老安從知檢討之相為二三弟子者不愈益亡已時國家設科射策二三弟子視以為祿利之路則然矣莫不以朝受學弟子員即夕劾高第取右試

官耳吾業既與恬然為此而又勸使勿亟其孰信焉故使二三弟子受學身自致當世吾猶人也効高第取右試官予安能知之即因以長躁進之心傷揖遜之美有寧中廢報我而已一以躁進使自致當世何不至也畔師孰甚焉吾所願其大者受經學如漢諸大師家次者即若許氏劉氏諸兄弟以不忝家世吾豈願此於二三弟子哉檢討且八年亦旦夕遷耳又方今文章之臣斂然在奥突之間簟席之上不次當御以儒宗居宰相位

一何醖藉此豈不夙夜在公之義而五年於家猶曰令朝廷大儒胃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何限吾幸得請歸與二三弟子相訓故說經誼以增益不能游息卒業庶有用我往以是矣此自父老所見二三弟子雖亟自致以效父老然有不可知則以檢討身為揖遜猶未失為是也身為揖遜而後乃令儼然總五經之眇論鄉唐虞之閎道以陳於王前以為聖天子主器者重以感動二三弟子若難

而縣之而實使自得之其相為豈有已時用意至深父老安從知之也在昔有漢既以玄成為淮陽中尉而孔次孺尋以詹事遷霸世大儒忌爵大過懼德不堪又何推讓君子猶之可以受而致安之無得不得由是矣聖天子方日隆敬承之緒以有事燕貽天下自主器所有宰相自儒臣所為正夫奚敢見焉而可無用推讓即朝廷用檢討意初不出此然正夫幸已備侍從守師傅猶且推讓不敢自見二三弟子身將愈益勸豈為中廢無

報予父老幸歸報二三弟子也

為太恭人乞言文

不肖年九歲為廸功君遺孤太恭人年二十有八歲襁抱二弱弟稱未亡人祖毋揚𣈆於前子憂不肖曁二弱弟長則當薄其産數不予太恭人志也太恭人即傾籯中一勿問之唯朝夕糊饘粥是命曰彼豈謂未亡人重捐生即不忍此二三子貿貿食嗟來食相與僕僕轉溝壑也地下有言此二三子安在哉未亡人其尚有辭矣

靡慝唯二三子焉依祖母楊持太恭人愈益亟顧若新婦太恭人亦愈益肅祖母楊病癱且潰太夫人溽暑身自浣湔傅藥底革而豫宗黨無不難者蓋八年不肖知敬業事諸君子然恒以覺羨失諸君子太恭人歎曰爾何與仲多哉即饜髡如何異也先是有誚不肖不能力穡服賈者凡嫂意難久居矣遂廢箸出各僦别舍太恭人所分貲僅支朝夕母子煦煦相哺也取濟西田自灤水用易岱畝元年三什祖季年乃什祖太恭人泣曰吾

寡且不有秋何賴哉因貸息沒入富農還廬學宫傍屬不肖壹讀廸功君書伏臘行經師修脫餐珥取給焉不肖竒蹇罔所掄録又家徒四壁立太恭人困于女紅最辱湃澼勿恤為之指手至胝龜率日一飰即再飧必鮮鮑二弱弟在窮閻與傭保雜作自賣奉菽水葢七年不肖乃下帷授毛氏詩稍稍致糈養比既禀有儋石儲太恭人已戒令從游士貧者靚勿用饍矣二弱弟固猶曠不有室里婦約結縭者竊餴窺之莫不中輟采謝絶謂

何可棄女於是也庚子不肖始應郡舉甲辰詣對策以第次晚得補司寇諸郎時與二弱弟撫諸孫稱觴堂上太恭人言夙昔事未嘗不輙泣下罷酒也無以二三子不易至今日哉則唯大君子有賜言

戲為絶謝茂秦書

昔逮爾在趙王邸中王帷婦人而笑之爾猶能涉漳河也則之長安在大長公主家又不負一蒯緱劍令主家監先亟斷席與爾別坐家監乃置惡齧馬爾邸中輙怒

馬使踶於庭踐溺沃爾冠亡何又遷爾於傳舍使與騎
奴同食傳舍長三投爾屨於戶外豈其愛士而執禨螧
以游居朞年傳舍長遷爾於僦舍舍人責爾償僦也若
若使爾在我之他境我何知焉告者曰有君子矙而躁
視事左右必得志然吾憚其為人也則爾既已謁我門
下三日矣我躬授爾簡坐爾上客寵靈爾以薦紳先生
出爾否心蕩爾穢疾元美偃蹇我實屬爾時爾實有豕
心不詢干我非其族類未同而言延頸貴人傾蓋為故

自言多顯者交平生足矣二三兄弟將疏間之我用恐懼貽爾盧生游爾義門不以所惡廢鄉綏靜二三兄弟爾乃克還無害是我有大造于爾也不佞官臣以敝邑在爾之宇下不治執訊爾爲不弔跋履敝邑不入見長者我先匹夫爾實要我辱我臺人殄寘我不腆之幣於塗張脉僨興皆翳俱裂曰昔在長安郎中琳厭貴人曾爾一守臣也爾何乃去趙王邸中既已釋憾于我我以二三兄弟之故猶頤不忘舊勲於爾爾且以敝邑之頑

民行而即長安貴人謀我天誘其衷元美弗二爾是以不克逞志於我敝邑褊小我用疲於奔命屬且夜逸爾利吾失國徼福于二三兄弟曰若不得請猶有令名與其及也我其敢必有功頋以間執讒慝之口我從事獨賢則是爾之詒我肆也我與元美狎主二三兄弟之盟久矣爾猶是櫜鞬鞭弭在左右與吳生徐生周旋中原不能一矢相加遺我是以大不列爾於二三兄弟爾亦悔過之延使以命我曰同好棄惡復修舊德我尚猶未

懌是以不報爾又不祥惡聲滋至我祇役大行稱詩二三兄弟其在二三兄弟則同心之賦而亦爾所不能爲妬口者爾有二心于吳生曰稱詩如此他何用糞土爲吳生固甚憎爾是用告我元美惡爾之二三其德亦來告我曰聊君子不得志於稱詩女則使然令日之事我為政昊天上帝虞九歌周二雅余雖與于觻出入余惟利是視不佞惡其無戚德是用宣之以懲不一二三兄弟備聞此言是用痛心疾首二憾往矣不腆敝賦一聽

容之所爲唯好是求爾若惠顧二三兄弟無敢儌亂則我之願也爾若不施大惠于鱗不佞二三兄弟愛才久矣豈其使一邪君子肆於二三兄弟之上以從其淫而散離肌好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擬秦昭王遺齊湣王書誅伐宋

秦昭王使人於齊湣王曰宋王無道爲木人以象寡人射其面寡人地絶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

人如自得之蓋寡人使使者閒宋所為曰有之宋可伐
矣見祥不為祥乃為禍先是有雀生鸇於城之陬偃使
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則偃喜滅滕伐薛東敗
王取五城南敗楚取淮北之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愈
自信欲霸之速成築蘗臺於宮中鴟夷血縣之自著甲
胄從下射之血墜流地命曰射天其佞臣田不禋賀之
曰王之賢過湯武矣湯武勝人今王勝天賢不可加矣
偃大說既作千鍾之縣遂鑄諸侯之象使侍屏偃屬寡

人象且成曹商自敝邑來言寡人方召醫破癰潰痤也偃
乃更命工加寡人癰痤於面既成謂之曰既微且尫爾居徒
幾何吾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指大王之象以示其臣唐鞅
曰此冠側注者負海過頤豕視其象不仁也不知彼何所
食乃帶益三副如此於是偃魏哀王之臂以彈其鼻曰爾
赫之子哉望之不似人君也哀王之臂急而汰於韓襄王
之肘曰倉也何乃為人所搏不受簞笑乎乃移使去韓王
咫曰此豈若等用肘足之時復偃其臂彈之曰令視子之鼻

閒栩栩然矣何得更挐狗馬西走王豈猶以秦為王交乃令且不得躍吾冶中展韓王左臂曰汝欲有天下右手攫之則廢此左手又展右臂曰左手攫之則廢此右手君將攫之乎所為趙武靈王之象黒龍而烏蠋鬢麋髭頩大膺大胸冠術氏冠差池迤邐五采四重貝帶鵕鸏黄金師比緌不著綏綴以絲繸命曰伉王惟肖揜鼻而過楚懷王曰此柱後惠文冠者始亦為從長至函谷闗然無奈其以淮北之地三百里劾我也寡人亦似惡聞王之臭也昔者岐陽之

遇爾為荊蠻置茅蕝設望表與鮮牟守燎故不與盟令其坐之堂下次至燕昭王曰是危欲為朱均者偃聞相人於師敦面而土色者忍醜爾其忘齊之虜爾父手其玩寡人大王與五諸侯無異鼖鼓一日倪侯請曰魯衛中山雖則鞭箠可使然亦泗上諸侯也即折鉤之喙足以為之何可不使備下執事乃復為魯平公工不得其象以請倪侯曰亦果鮮其冠令王可溺耳為衛嗣君命曰小侯何為遼篠至今不殄也日者趙氏襲衛爾跣行

求救於魏令其勿令加爲至中山君曰此其准頞權衡犀角偃月不若其姬陰簡美也又爲西周武王東周惠公而金不足宋人夜柏東冢出文公之鼎彝椎而輸偃偃不知也亡何惠盈見偃曰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不中偃乃釋章甫而冠無顏之冠以示勇盡置寡人大王十二諸侯之象於庭懸鵠夷血於其上而射之血下漸大王象盡殷則笑曰吾聞博昌千乘之間雨血沾衣豈天有意乎王之爲人也大王象僵

於臺下偃曰捽之曰尚佯偃邪昔蘇代言齊王長主也有二毛矣先王不禽二毛豈謂爾哉血亦漸主父偃以蛾其口曰視爾相法當餓死令姑血食哉此孰與崔轂美關弓以向楚懷王指其股曰吾將射此以報於泓之役不能如吕錡集矢爾目也遂名倪侯命群臣以矢曰此十二諸侯者各令面虎矣群臣乃各射偃之所鄉三發寡人不中王自往面樹之寡人彖仆於臺下則轉巨石以撞其足曰西垂大夫吾當復絶爾臏矣趣使出木

人射其面飲羽木人者即前所為寡人也已而唐鞅進謂偃曰昭襄無道命齊搆我皆其臣㰙里疾之謀臣已命工為㰙里疾血鴟夷加於其頸以象其瘦鞅請以一矢踣之無敢辱命偃大喜至則自射之中其頸鴟夷血出如霤大宰戴驩國老薛居州諫臣也以諫偃曰王欲行王政即身屬櫜鞬遇茲十二諸侯者於中原之上而主盟之可矣安用終日與桃梗俑人鬬而曰我必勝之乎偃大怒罵之曰子罕之後有睅其目皤其腹者如爾

於此哉一薛居州其如宋王何鬬弓𨻰之二子趣走唐鞅既自及偃淫於酒婦人愈甚室中有呼萬歲者堂上盡應堂上已應堂下盡應門外庭中聞之莫敢不應一日登蒙澤之臺見朝涉者鍥其脛矣而傴者至使人止傴者曰是其脛肩肩何為者哉置之𪊲臺之下使以鼻承血失之怒而剖其背矣宋人大駭而墨子所設守宋之備盡廢王速出令是于泓之事也齊王於是率魏與楚往伐之進兵宋城下民散城不守偃自投車上馳而

走至温逃倪侯之館而死三國盡分其地矣

乞歸公移

切照本職猥以草茅叨蒙聖恩擢為進士歷官郎中知府以及今職未嘗不誓以犬馬之勞答稱萬分之一即沒齒不敢自棄於明時者矣奈何瞻依盛世固臣子戀主之至情而諱疾曠官尤臣子不忠之大罪本職不幸賦質羸弱調理失宜到任以來所歷西延平慶等處往還四千餘里考過府衛州縣生童六十餘處自夏徂秋

忽成泄痢以致瘻瘡頓發肛門突腫坐卧俱防下血即多元氣日損醫生任某等投藥將至百帖迄無一效再念本職校閱微能非心力無以自效而頭目眩暈即臨卷必至失常恐開科孔邇求賢大事一有謬誤人材所關命在旦夕實為狼狽合無憐察本職得以殘喘生還仰承聖恩之高厚即雖終無圖報而感激難忘矣

問西安三學諸生策

問九則安錯大氣焉舉斡維焉繫隅隈安處谿谷邱陵

山川多有何所刑德何所牝牡厥上左旋下焉取夫右
轉清濁攸判夫何墳何衍何得以寧令孰發焉何致以
位令孰揖焉何四極之相屬卒其異方雍何傾覆豫何
逢長南北順隨孰知其里胡導迹既化而厥壤爰止廣
厚何折儵忽焉合重夫華嶽匪載匪沓陽伏不出厥出
安居陰遁不烝厥烝何如穀洛何闘何神爭明梁山何
朽何帝不饗子晉何諫后何庸伯宗何告侯何從氣何
以復何所揺政胡臣事是修而代終以慶

問華渭諸生策

問潼關於殽函其猶重楗也在昔彊秦建瓴山東注如決霤每一出兵割地效賂有若俯拾山東諸侯合從而來止於一夫成列而進退遁恐爲鮮則俛仰之勢異也今天下爲家聖天子封域殽函不與宇下山以東何患焉獨以北兵憑陵數入侵上谷北地閒而先零諸羌往往窺西河玉門塞一旦交困秦人之卒空國出乘障矣即有若往時大盜嘯聚商洛者竊發其中鼓釆金鬻鹽亡

命之徒以爲有司者難扼潼關而據黄河之津則山東之援不至守武關以分掠漢中諸邑則鄖陽之師不入西北出藍田以犯長安而稱屯灞上雖欲不棄華渭不得也此非王公自失其險而制於人之道乎二三子華渭之間人也其明發念亂久矣何以告我

李淑人大節解

中丞霍公大母李年二十餘撫遺孤焉既贈太淑人掩于帝恩其大節無以自達於上乃中丞狀之曰勤瘁幽

苦精白貞純是先大母之德也余惟八者備矣屹屹乎大節也哉方其夫以永絶若子在抱亟低徊於一往而藐諸之謂何跂予望之中廢不可知若將棄焉而旋復是顧業以迺勉孰與効以大畢之為成仁也量力計期此伏彼起蓋有日月可處而我之末即安者匍匐拮据不與焉勤矣惟玆子遺煢煢在疢疢疾用勩忉怛為勞即庶幾將來痻痛甚矣而逝者不返終身病之奚必殘形相拒毁體自絶始為慘哉瘁矣壅閼閼侐鼠憂不陽

如在晦冥視聽玄黙雖猶託于世末亡人耳百爾紛紜
藏之地下獨其所為喘息相屬者細若氣微若聲不可
以已是重舊也幽矣可以已則舍生以之不可以已斯
生而有所不得舍也難乎其為心矣預防以自困致慮
以自危既秀方實植微壯長有不在我者而志每窮焉
以徼惠逝者拂亂煩冤甘此荼毒苦矣立孤難於殉葬
善後優於捐軀二倫是經大義以辨非託於難以竊便
非假於優以苟存夫婦母子無遺憾焉精矣葢亦其質

固有之既自不飾亦自不渝不然捐軀殉葬本以為潔而益示其華猶曰物衆非素以為行也光昭有家泯於無迹猶曰倫足以竊便義足以茍存云爾恬淡是常不以作色白矣據其所不得於含生之心與其每窮焉之志如天地定分之不可易如山河定位之不可移殉葬自奇立孤自正溝瀆之諒匹婦一朝舉之矣又不然非其性也勤瘁不將以損之幽苦不將以撓之爭貞矣激於始絶而衰于已事與操具而身亡均之失其半也此

夫各成其信非以為名而意自愜不觧於㦛非以為功而理自全故至于今無間然矣豈其習而便豈其守而存率之自是自致厥美不遺純矣屹屹乎大節也哉嗚息相屬命脉以文神明之冑後世必復余猶及見中丞為御史時主課天下郡國上計吏風裁卓然自廷尉中丞少司馬司寇徧歷三臺大績益著於太淑人有餘烈矣勤瘁幽苦精白貞純具大臣之道焉有味乎其言之也

題太恭人圖

犨龍家有太恭人四圖先後出示家人其一則相視謂曰豈為太恭人其一則競謂曰當為太恭人其一則不時謂曰是為太恭人也其一則杜氏愷所為圖杜初為圖家人各言所以狀無不曰有所似太恭人者旦而移之第二圖家人又言無不似太恭人者今稱杜氏第二圖而前三圖廢矣乃余以杜初圖似矣及第二圖成即初圖輒復若無所似者由是而知有所似不若無不似

者之為工然必相形而後真得焉可以無似無不似而術神矣古賢毋所具列列女傳無不善畫者莫能圖何哉漢圖休屠王閼氏於甘泉宫其子金日磾每見之涕泣然後去史稱秺侯篤敬非其似必涕泣之無從非其似必漸衰於每見非其似必不難於去之何以潸然不能自已輒不得以禁中為解乎余見太恭人初圖盖儼如也見今圖盖依如也太恭人稱未亡人四十年孰與秺侯侍閼氏為羈虜痛哉乃逮今天子賜命服稱太恭

人二十年歲七十猶尚良食撫三世膝下其日且未艾彼即七葉之貴何以易余哉是故以余從其依如者而後知杜氏不可以一技論也

王氏存笥稿跋

余觀大宗伯孫公所論祭酒文章法司馬子長氏其然哉令之不能子長文章者曰法自已立矣安在引於繩墨即所用心非不濯濯唯新是圖不知其言終日卒未嘗一語不出於古人而誠無他自異也徒以子長所遂

巡不為者彼方且得意為之若是其自異爾奈何欲自掩于博物君子也關中故多文章家即祭酒在著作之庭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也且三十年為文章其用心寧屬辭比事未成而不敢不引於繩墨原夫法有所必至天且弗違者爭巧者有餘拙者不足假令祭酒為文章其微辭美事一不得其所置豈楊雄劉向所稱實録者也大宗伯又言祭酒與北地李獻吉氏接跡而起以為祭酒重則

是稿也海内學士大夫受而讀之者將益重子長之為文章而引為繩墨宗伯有力矣乃御史鄭公按陜以西諸郡稱采風使者還且奏之則又謂攀龍在左輔有祭酒于文章往往紙列國家大典而抵掌談四方疾苦九邊要害奏胡言胡奏倭言倭即欲聞時政不亦輶軒所載者哉乃若其詩則大宗伯所稱李獻吉得其具體矣吾重傷著作者之志因并録焉攀龍得以具論二公所取祭酒者如此也

滄溟集卷二十五